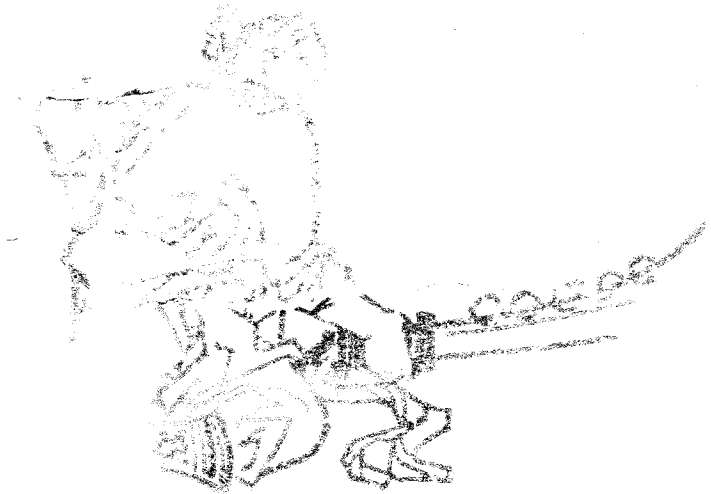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小五义



第一回

冲霄楼智化逢凶化吉 王爷府艾虎死而复生

且说黑妖狐智化与小诸葛沈仲元，二人暗地商议，要去王府盗取盟单，背着大众，换了夜行衣靠。二人到了王府，直奔冲霄楼。沈仲元巡风。智化盗取盟单，正伏在悬念之上，只听上面“咔嚓”一声，下来一口月牙式铡刀，此时万万也不及躲闪，明知此刀一下，必定拦腰铡为两段，就把双眼一闭，咬着牙关等死。只听得“当啷”一声，智爷以为他腰断两截，慢慢的睁眼一看，不觉着疼痛，就是不能动转。列公，这是什么缘故？皆因它是个月牙式样，若要是铡草的铡刀，那可就把人铡为两段。此刀当中有个过垄儿，也不甚大，正对着智爷的腰细，又遇着解了百宝囊，底下没有东西垫着，又有背后背着这一口刀，连刀鞘带刀尖，正把腰节骨护住。两旁边的纱包，尽教铡刀刃子铡破，伤着少许的皮肉，也是鲜血直流。智爷连吓带气，肋间不觉疼痛。智化命不当绝，可把沈仲元吓了个胆裂魂飞，急晃千里火，只见里边尘土暴起，赶紧纵上佛柜，蹿上悬念，以为智爷废命。智爷说：“沈兄，我教刀压住了。”沈爷说：“可曾伤着？”智爷回答：“少许伤着点皮肤，不大要紧。”沈爷道：“这边倒有个铁立柱，我抱着往上一提，你就出来了。”智爷连说：“不可！我听白五弟说过，每遇这样消息，里头必还套着消息。”沈爷说：“难道你就这样压着不成？”智爷说：“你先下楼

去,找你师兄的宝剑,或欧阳兄的宝刀,拿来我自有道理。”沈爷说:“你在这里压着,我一走,倘若上来外人,你不能动转,我如何走得?”智爷说:“你不要管我,你取刀剑去为是。”沈爷下了悬念,只得依着智爷的言语,出了楼往外向南一看,方才见那楼下之人,尽是往外去的,口中乱喊拿人。沈爷不知什么缘故,不顾细看下面,一直扑奔正西。正要软梯放下,忽然见西北来了一条黑影,渐渐至近,见那人闯入五行栏杆,细看原来是艾虎。

你道艾虎从何而至?皆因他在西院内暗地听见智化、沈仲元商量的主意,等着他们换好夜行衣靠,容他们走后,自己背插单刀,也蹿出上院衙,施展夜行术,直奔王府而来。来至王府,不敢由正北进去,知道沙老员外他们埋伏在树林之内。若教遇见,岂肯教自己进去!也不敢由东面进去,知道也有巡逻之人,倒是由顺成街马道上城,自西边城墙而下,脚踏实地,一直的奔木板连环,由西北乾为天而入,进的天地否,脚踏卍字式当中黄瓜架,直奔冲霄楼而来。渐渐临近,一看全是朱红斜卍字栏杆,一层一层,好几个斜马吊角,好几个门,不分东西南北。他焉能知晓,按五行相生相克,进了西方庚辛金,走的东方甲乙木,绕的中央戊己土,绕了半天,心中急躁,不知这是什么地方。随手背后拉刀,把栏杆“咔嚓”乱砍了一回,赌气把刀插入背后,回手掏出飞爪百练索,搭住栏杆,往上就导。导上约有七八尺高,上面有人叫他说,下面可是艾虎?他就紧握飞爪百练索,眼看上面栏杆,往上问道:“沈大哥呀?”沈仲元说:“不错。”你道艾虎怎么管着他叫大哥?先前叫大叔,此时是打甘妈妈兰娘那们论起。沈仲元说:“艾虎,你这孩子怎么来了?”艾虎说:“你们的主意,我早听见了,我见一面分一半。”沈仲元

说：“你师傅都叫铡刀铡了。”艾虎一声哎哟，一撒手，咕咚一声，躺在地下。沈仲元吓了，赶紧放软梯到二层，放二层的软梯到了平地，把艾虎往上一抽，朝脊背拍了几掌，艾虎才悠悠气转。艾虎睁开二目，坐于地上放声大哭。沈仲元说：“师傅又没死，你为什么如此？”艾虎说：“你不是说我师傅叫铡刀铡了么！”沈仲元说：“原是个月牙铡刀，把他压在底下，不能动转。”艾虎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说明白了？”沈仲元说：“你没等我说完，你就死过去了。你这孩子，造化不小，不是遇见我，你性命休矣。”艾虎问：“怎么？”沈仲元说：“你拿绒绳挂住栏杆，必然拿胳膊肘撑住，跳身上去，那上头有冲天弩，定射在你胳膊之上。那弩箭全是毒药煨成，遇上一枝，准死无疑。”艾虎说：“我师傅现在哪里？”沈仲元说：“就在冲霄楼上。你来的甚巧，你师傅打发我取宝刀宝剑，我正怕走后上来王府之人，你师傅有性命之忧。你去找宝刀宝剑，我回去看着你师傅。”艾虎说：“我得先去看看我师傅，然后去取。”沈仲元说：“你先取来，然后再看不迟。”艾虎说：“我总得先看看师傅，然后再去取。”沈仲元无奈，先帮着艾虎爬上软梯，自己也到了上面。卷上软梯，二人又上了三层软梯，把三层的卷起，同到楼门，晃千里火，艾虎先就蹿上去了。隔扇一响，智化连忙问道：“是谁？”艾虎答应：“师傅，是我。”智化哼一声说：“你这孩子，多般任性，连我在冲霄楼上，都受了两次大险。”沈仲元说：“他来的正巧，或者教他看着你，我去取刀剑，或者教我看着你，他去取。”智爷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教他去取。”艾虎说：“师傅还用取刀剑？我把这铁柱一抱，你老人家就出来了。”智爷说：“胡说！哪能这么容易，快去取来。”艾虎答应，翻身下来。沈仲元当路放下两道软梯，带他出五行栏

杆，脚踏卍字出南门走火风鼎，至木板连环以外。艾虎一愕，心里思忖：也不知义父与云中鹤他们现在哪里，王府地面甚大，哪里去找？忽然听见东南方杀声震耳，火光冲天，艾虎直奔前去。绕过前边一片太湖山石，只见灯笼火把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，艾虎就知道是大众在此动手，背后拉刀，杀将进去，磕嚓磕嚓乱砍。王府的兵丁，闪开一条道路，艾虎闯了进去。

镇八方王官雷英，金鞭将盛子川，三手将曹德玉，赛玄坛崔平，小灵官周通，张宝、李虎、夏侯雄，迎面之上，是北侠欧阳春、云中鹤、南侠展熊飞、双侠丁兆蕙、钻天鼠卢方、彻地鼠韩彰、穿山鼠徐庆、圣手秀士冯渊，这些人均陷在冲霄楼的下面，盆底坑的上头，被上面雷英，用火攻烧的无处躲避。四条地沟，有一百弓弩手，早教雷英调将出去，盖上木板，还怕不坚固，又压上石头，派兵丁在上面坐定。里头的人，要想出去，比那登天还难。圣手秀士冯渊，带领众位闯入四面，正南正北正东正西都有木板盖着，干自着急，不能出去。卢爷叹道：“五弟呀，五弟，你活着是个聪明人，死后应当是个聪明鬼，我们大家与你报仇雪恨，你怎么不显一点灵，下一阵雨？”云中鹤说：“无量佛！我有了主意。只要大家命不该绝，随我走，就可以闯将出去。若是大家命该如此，这回，可不用打算出去。”北侠说：“计将安出？”云中鹤说：“随贫道来。”北侠跟在后面，大家鱼贯而行，扑奔正南。云中鹤在前直走，到了上面压木板之处，云中鹤回头叫道：“欧阳兄，助贫道一臂之力。”北侠点头，所苦者地道窄狭，不能并立二人，北侠从魏真肩头之上，伸过一只手去，云中鹤用手叭叭叭连拍木板，就听上边有人说：“老二你瞧，他们底下拍这个板子呢。正在我坐的石头底下。”魏道爷又换了个地

方，叭叭叭又拍几下，上面人言：“我这屁股底下，可没有石头，又挪在这里响呢。”魏道爷用宝剑尖认定了这个地方，用力往上一扎，就听见哎呀一声叫唤，噗咚一声响动，剑尖正扎在那人屁股尖上。道爷把宝剑抽回。北侠也用力朝上一推，上面那块木板一起，云中鹤纵上来，用宝剑乱砍众人。北侠等也就蹿上来，一阵削瓜切菜相似，把那些弓弩手，砍的东倒西歪。也有漏网之人，飞奔八卦连环堡之内，将信息传报于雷英。雷英一闻此言，大吼一声，率领众人出冲霄楼，杀奔前来，正遇北侠，大家杀在一处。王府各处兵丁，尽行来到，各举长短的单刀，点着火把灯笼，往上一拥，喊杀连天。正在杀得难解难分的时节，正北上一声大喊，只见那人手中刀上下翻飞乱砍众兵丁，原来是艾虎取宝刀宝剑来到。见北侠与众人正在交手。宝刀宝剑乱削长短家伙，就是金银铜铁四条鞭不敢削，因它甚粗，怕伤了自己的宝物，其余兵刃，挨着就折，逢着就伤。正在动手之间，艾虎由正北闯进来了。北侠是夜眼，早就看见艾虎杀将进来，遮前挡后，手中一口刀，闪砍劈剝乱砍众人，好似生龙活虎，北侠又是恨又是爱。只见他杀奔前来，用左手将北侠一拉，杀奔正北去了。北侠暗暗纳闷，也就杀将出来。离动手处甚远，艾虎方才说道：“义父，我师傅现在冲霄楼，被月牙式铡刀压在底下，教我前来寻找义父，将你老人家的刀，拿去解救我师傅。”北侠一闻此言，吃一大惊，说：“你说此话可真！”艾虎说：“孩儿焉敢撒谎。”北侠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将我刀拿去，但有一件，你也知道，我全仗这一口刀。你救了你师傅，赶紧回来，倘若来迟，我使你这刀不顺手，我要死在他们手里，如同死在你手里一样。”艾虎连连点头，将自己刀交与北侠，把七宝刀换将过

来。北侠二番又杀将进去。艾虎得了七宝刀，洋洋得意，救师傅去了。艾虎正要扑奔木板连环，迎面之上来了两个人，挡住去路。艾虎细看，却是翻江鼠蒋平，白面判官柳青。若问两个人怎么出得地沟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云中鹤宝剑穿地板 蒋泽长牙齿咬绳索

且说蒋四爷、柳青，本是在地道之中，四马倒攒蹄，寒鸭浮水式，被四个王官捆了个结实。二人自问必死的了。忽听一个王官说道：“你二人守着奸细，我们二人报知王爷。”那两个道：“你们守着奸细，我们二人去报王爷。”那个人说：“不用争论，大家一同上去。且把他们放在一处，两个人头对着头。”四个王官扑奔东南，拉着一根铁链，那人说：“先把消息上好，不然咱们一蹬，翻板也掉下去了。”众人说有理有理。只听见吱喽喽一阵铁滑子响，各处翻板的插销，俱都插好，王官拉铁链推翻板而上。蒋爷听见四个人上去，冲着柳青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老柳，你可好哇！”柳青怒道：“病夫，我这条命断送在你手内，你还乐得上来。”蒋平又大笑，说：“老柳，你大喜。”柳青说：“对，出大差就是喜。”蒋平说：“咱们绝处逢生，岂不是一喜。”柳青说：“还有活路呢！另世来生。”蒋平说：“你是吓糊涂了，这四个人俱上去了，我们也好去了。”柳青说：“就是四个人去了，你我捆着，也是出不去的。”蒋平道：“只要四个人去了，你我如同没捆着一样。”柳青问：“我倒要领教领教。”蒋平道：“可惜你还是九头狮子的徒弟哪！若是一个人倒攒蹄捆着，那可没有法子。这是两个人倒攒蹄，一个人滚过来给这一个咬绳子，只要咬断了一人，这个再给那个解

开，岂不是与没捆着一样么？”柳青哈哈一笑，说：“真有你的。”蒋平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你滚过来罢。”柳青说：“还是你滚过来。”蒋平道：“你连这么点亏都不吃。我就滚过去。”说毕，一翻一滚，就到了柳青身旁。柳青把身子一歪，蒋平的嘴拗着柳青的脖子，用牙咬断绳子。柳青双手一伸，翻身站起，说：“哥哥，你在此等着我，我破铜网阵去了。”说毕就走。蒋平喊道：“老柳，柳兄弟，好柳兄弟，千万别走，你给我解开罢！你一走，我可就苦了。”柳青说：“我要与你解开，你又要出主意。”蒋平连声说：“我再不出主意了。”柳青这才与蒋平解开。蒋平伸双手纵身起来，直奔东南，要导铁链而上。柳青先把铁链揪住说：“你先等一会，你上去把盖儿一盖，把我闷在里头，你为的好报前仇，你先让我上去罢。”蒋平一笑。柳青在先，蒋平在后，导铁链而上，出来就听见正东上杀声震耳，二人杀奔前来。看看临近，尽是王府的兵丁，执定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。蒋柳二人，由正西杀奔前来，正遇艾虎。蒋平问：“你从何处来？”艾虎就将他师傅压在铡刀底下，教他取宝刀来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蒋平催他快救师傅去。艾虎点头，直奔正北去了。蒋、柳二人大喊一声：“叛贼，四老爷来了！”叱噤咯噤一阵乱砍。王府的兵丁，焉能是蒋柳二人的对手，也有把军刀磕飞的，也有带了重伤的，也有死于非命的。北侠等看见蒋柳二人杀将进来，暗暗欢喜，会在一处交手，暂且不表。

单提小义士艾虎，得了宝刀，一直的奔连环木板，由原路直奔冲霄楼下。五行栏杆之外，早有沈仲元在那里等候，见着艾虎，忙问：“可曾将宝刀借来？”艾虎点头作答。二人进了五行栏杆，由上放下软梯，爬软梯而上。上一层卷一层，直到三层上面把软梯卷起，进了里面，晃千里火筒，艾虎先就上

了佛柜，蹿上悬龕，手拿着七宝刀，说：“师傅，我把义父的刀借来了，是怎样的砍法？”智化说：“你把刀尖贴着我的腰，从铡刀的刃子里头插将进去，七宝刀的刃子冲上，一点一点的削他那个刀。削到铁柱子上，可就别削了，我打这半边就可以爬出来了。总是别动这根铁柱子才好。”艾虎依了这个主意，沈仲元站在佛柜之上，晃着千里火筒，照着亮子，艾虎将宝刀贴着智化的右膀，刀刃冲上，插将进去，用刀往上一挑，“呛”的一声，铡刀下来了一半，削来削去，削在当中铁柱子那里，艾虎不敢往下再削，就告诉师傅已然到了铁柱子那里。智化叫艾虎躲闪，智化伏爬身躯，牙关一咬，往东一蹬，仍把皮肉划了一下，往下一纵，站在佛柜之上，仰面一声长叹，说：“利害呀！”连艾虎与沈仲元都有些凄惨。艾虎就问：“师傅，把这铁柱子扳起来，你老人家出来，省多大事，不叫扳，是什么缘故？”智化笑道：“当初有老五之时，听他说过，每遇消息里头，若有立柱铡刀落将下来，上面必定套着消息，此事也不可深信，总是防范着好。”沈仲元点头道：“贤弟言之有理，只不知套着甚样消息，咱们试验试验。”遂用力将七宝刀对着铁铡刀的主柱儿一剁，“呛啷”一声，将铁柱砍为两段，就见上面黑洞洞一宗物件坠落下来，“当啷”一声响亮，地裂山崩相似。三位爷早吓得由佛柜上蹿将下来，直奔门口，尘土暴烟，迷人双目，千里火都全无光，艾虎、沈仲元倒吸一口凉气。智化说：“如何，方才一扳这个柱子，这个横梁，岂不把人压个骨断筋折。”沈仲元点头道：“幸亏听五老爷说过。”智化又问沈仲元：“这里还有什么消息？”沈仲元皱眉言道：“我原是王府的人，知道这上头什么消息也没有，想不到这里头消息，层见叠出，我往下也不敢说了。你不算算，此间王府的

人，逃的逃，跑的跑，降了大宋的降了大宋，难道我们走了之后，人家没有准备不成？”智化说：“是了！这都是你走后，人家后来安的消息，我们怎么能知道。”艾虎说：“待我上去。”智化说：“哪里用得着你。”艾虎不敢多言，诺诺而退。智化说：“还是我上去，艾虎，急速将七宝刀送去与你义父，赶紧回来，一同会合回去。若你交刀工夫甚大，我们就不等你；若是你送刀急速回来，咱们仍在此会聚，盗盟单有你一半功劳。”艾虎回身便走，仍然是沈仲元前边带路，出了冲霄楼，奔西北一层层放软梯下来，带出五行栏杆，艾虎脚踏卍字式，直奔正南前去送刀。

沈仲元一人上来，智化晃千里火，仍然蹿上悬龕，把刀由背后抽将出来，戳上面天花板，并无别的声音，爬过铁梁，再把盟单匣子往起一抄，一点动静没有。原来这楼上，是镇八方王官雷英，由长沙府回来见他干老被四爷盗去，雷震对他说明，教他改邪归正，他不但不听，反绝了父子之情，把雷震气走，自己入山去了。雷英回到王府，各处多添许多消息，在卧龙居室假设王爷，在冲霄楼上安月牙铡刀铁梁。智化把盟单匣子拿住，下了佛柜，教沈仲元晃着千里火，智化将盟单匣子打开，说：“费了好大的事，舍死忘生，今番必要瞧看明白再走，不然再有点舛错，岂不是往返徒劳。”沈仲元点头称善。打开匣子，里面有一块黄云缎子包袱，将包袱打开，内中若一本缘簿相似，皮面上贴着个签字，写的是龙虎风云聚会。沈仲元说：“不必看了，众人名字均在其中。”复又包好。智化将自己刀背好，又将自己百宝囊复又带上，用抄包把盟单匣子裹好背于背后，约会沈仲元一同下楼。沈仲元说：“何不等艾虎？”智化说：“话已对他说明，谁能紧自

等他。”沈仲元也就同着智化出楼，直奔正西，放软梯下去，出栏杆奔正西，走泽水困小门，出兑为泽大门，直奔正北府墙而来，得见东南上火光冲天，智化就知是大家正在动手。忽见一条黑影赶奔前来，沈仲元细看，原来艾虎到了。艾虎自从离了冲霄楼，出了八卦连环堡，寻找义父前去交刀，来至动手的所在，自己拿着七宝刀，要试试宝刀的好处，抖丹田一声喊吓，说道：“贼人闪开了。”并不杀人，叱噤咯噤一阵乱削，就听见叮叮当当，把这些人的刀枪，削得乱纷纷东飞西折。王府的众人异口同音说：“利害呀，他们哪找的这个兵器呀。”艾虎杀了一条路进去，把北侠一拉，二番又杀将出来，找僻静所在，将师傅的话对北侠说明，将刀交与义父。欧阳爷二番杀将进去，艾虎追师傅说明交刀之事，三人一同蹿出府墙，迎面来了一人，亮刀挡住去路，把三人吓了一跳。要问来者何人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武总镇带兵围府 襄阳王率众逃生

且说迎面来了一人，亮刀拦住去路，哼了一声：“是什么人少往前进。”艾虎叫道：“来者可是三哥？”对面答言正是。老西徐良见了智叔父、师叔，便问：“三位哪里去？”智化说：“铜网已破，如今去请大人主意拿王爷，你好生把守，防着贼人漏网。”徐良点头。智化同沈仲元穿树林而过，直奔上院衙而来，到上院衙踹墙而入，正遇见大众来往巡更。智化先到自己屋中，将抄包解将下来，又将抄包打开，把盟单匣子放桌上，叫手下从人看守。智化、沈仲元、艾虎三人，俱都脱了夜行衣服，换了箭袖袍，系上丝鸾带，肋下佩刀，前来面见大人行礼，说：“回禀大人得知，此时铜网阵已破，请大人知会同城文武官员，请旨拿王爷。”大人点头，立刻吩咐公孙先生外面传话，知会同城文武官员，至上院衙门听旨。公孙先生出去，派人知会同城文武官员。三鼓多天，上院衙门外轿马盈门，同城文武官员进见。襄阳的总镇姓武，叫武魁，带领属员。文官是藩臬两司，带领文官属员，至大厅行礼已毕，分班站立。大人身后站定智化、沈仲元、艾虎、龙滔、姚猛、史云、邓彪、胡列、韩天锦、马龙、张豹、胡小纪、乔彬、朋玉、熊威、韩良，两旁有二位文墨官员，就是公孙先生、赛管辂魏昌。大人对着两旁说明：“奉密旨出都，察看襄阳王

谋反情形，如今铜网阵已破，只待我捉奸王。”吩咐武总镇，火速派马步军队围困王府，不要走脱一人。武魁答应，转身退将出去，点起马步军队，围困王府。文武各带本衙署的捕快班头，大人领着大官人智化、沈仲元、韩天锦等，连公孙先生，请旨定意，火把齐明，直奔王府而来，暂且不表。且说北侠与艾虎换了自己的七宝钢刀，又杀将进去，乱削大众的兵器，众人齐说：“又来哇，我们可受不起的，这兵器伤了多少。”正说话间，二官人一宝剑，结果了张保的性命。卢方一刀，将夏侯雄杀死。云中鹤拿宝剑正要削雷英的扑刀，李虎前来接救，抡刀照着魏真后脊背砍来，魏真道爷正与雷英动手，忽听后面“嗖”的一声，将身急忙一闪，躲开了李虎这一刀，一抬腿“砰”的一声，就把李虎踢了一个跟头，徐庆抡刀就刹，咔嚓一声，红光崩现，又叫冯渊赶上扎了一枪。王府内死了三个王官，一阵大乱。顷刻之间，尸横满地，血水直流，也有带着重伤的，也有死于非命的，也有跪在地下苦苦求饶的。惟有盛子川、曹德玉、崔平、周通这四个人的兵器未伤，皆因彼等是金银铜铁四条鞭，又重又粗，宝刀宝剑皆不敢削，怕伤了自己的宝物，因此上反倒轻纵了四个反叛。雷英那口刀，终被北侠七宝刀削为两段。柳青赶上拦头就是一刀，雷英一弯腰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将头巾砍去了半截，把雷英吓了一个胆裂魂飞，撒腿就跑。大家乱杀之际，也顾不得追赶雷英。

王府兵丁越聚越多，罔王府各处兵丁俱都凑来。正在乱杀之时，忽听见正西上“当唧唧”一声锣鸣，一片灯火齐明，有人大声喊叫：“雷王官有令，我兵退下，君山救应到了。飞叉太保钟寨主，带领君山水旱二十四寨的寨主和五千喽兵，如今见了王爷，说明要立头功，我们府内人退下。”众人一声答

应，如风卷残云一般，分两股尽自退往西南、西北去了。这边北侠、云中鹤二官人与冯渊、柳青等，一闻此信，个个面面相觑。依着徐庆，要闯将上去，被众人拦住，气得破口大骂：“好钟雄囚囊的，人面兽心，反复无常的小人。咱们要拿住他，把他剁成肉泥。”北侠说：“别忙，等他临近，叫钟雄答言。”又向蒋四爷说：“老四，全是你的不好，人家带领君山人来，拔刀相助，你不肯重用他们，偏教他们扎在城外，等着拿人。必是金枪将于义、黄寿他们挑唆钟雄，谅钟雄太保绝不能做出这样事来。”蒋平说：“此话真假难辨，也许是王府他们的诈语。”北侠问：“怎么见得？”蒋平说：“钟雄由君山带来不过二百兵丁，扎在小孤山，如今怎么会有五千多人？”北侠一听，说：“待我向前看看虚实。”大家点头称是。北侠往前观看虚实，一头跑回来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众位；咱们中了他们诡计了。你看前面灯火虽然一片，连二十个人也没有，竟都是把那些个灯火挂在树上。”众人不大相信，来至跟前，果然见是把这些灯笼都绑在树上，约有十数个人，俱都是老弱的兵丁。冯渊奔上前去用枪挑了两个，骂道：“好混帐羔子，可恶透了，冤苦咱们了。”那几个老弱兵丁一齐跪下。蒋平说：“我们也不杀你等，只是一件，方才那些个动手的人，都往哪里去了？”那些老弱兵丁说：“我们就管看灯笼，别的事情，一概不管，就是把我们刷了，我们也一概不知。”大众无奈，正欲往西南、西北方向追赶，忽听外面一阵大乱，灯球火把，照如白昼，就见由正南上闯进许多人来，头一个就是铁背熊沙老员外，后面是孟凯，焦赤，山西雁徐良，白云生，卢珍，艾虎，韩天锦。几个人往前飞奔，口中嚷道：“大人亲身请旨，捉拿王爷，现在会同同城文武官员在府外。”大众一听，就顾不

得追赶，全都扑奔府门来了。来至府门，颜按院大人的轿子将到府门之外，后边有许多的马匹，两旁许多灯火，照如白昼。大人下轿，众人过来参见，颜按院问铜网阵之事，南侠北侠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大人又问王爷之事，二人也就将脱壳之法，树上假设灯笼，众人逃窜，正要追赶，忽见大人驾到等情回了大人一遍。大人一闻此言，即刻叫总镇大人武魁过来，吩咐将马队围住府墙，带步队进府拿人，拿获王爷者，重重有赏。武魁连连答应。大人带着公孙先生，直奔银安殿，然后武总镇一声令下，步队发一声喊嚷：“拿王爷呀！”四面八方，各处搜查，遇着就捆，逢人就拿，碰着就绑，撞着就锁，顷刻之间，把王府的兵丁人等拿了无数。也有爬墙出去，被马队拿住不少，就是不见襄阳王与雷英，并两个世子殿下。赵麟、赵凤、盛子川、曹德玉、崔平、周通、王府宫官等这些人，俱也不知去向。直到东方发晓，天光大亮，众人里外搜寻，百般追问，并无影响。红日已然上升，蒋、展二人来见大人，颜按院言道：“今日拿不住王爷，本院不好入都复命。先派人四门送信，不许开城。然后着地方官晓谕城内庵观寺院，大小铺户，连住户人家，一体清查。若有拿获王爷者，献来，赏银一千两；有人送信者，赏银五百两；若要隐匿不报者，全家处死。”大人这道谕一下，闾城震动，声若鼎沸一般。四门不开，城里关外地方官按户细细搜查。要问襄阳王的下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看盟单智化逃走 专折本展昭入都

且说此时四门紧闭，清查保甲，襄阳城内，尽都查到，并无王爷与群寇的下落，只得禀报大人。大人派蒋、展、卢、韩四人，问城外钟雄可见王爷，四人领命去了。大人又派金知府，会同公孙先生、魏昌清查王府仓廩府库。各处陈设，俱都上了帐目回禀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蒋平等四人，由马道上城，往外一看，人烟甚重。君山的人，待要进城的人，连做买卖之人，乱成一处。四人在城楼请钟雄答话。少刻，钟雄到来，问不开城缘故。蒋平与他说了一遍，并问可见着襄阳王没有？钟雄回答：“连王府一名兵丁都没见，空守一夜，并未见人出来。”蒋平无奈，只好同着三位回见大人。大人一听，一声长叹，无计可施。还是蒋平给大人出主意：城门不可久闭，不如开城，四门派人把守，进来之人不必盘查，出去之人必须细问，并且要认得襄阳王的在那里把守。倘若彼等在城内窝藏，开城后必要混出城去，那时节，被守门认得襄阳王的，将他拿下，岂不为妙。颜按院连连点头，立刻派认得王爷之人，四门把守。顷刻间，四门大开，仍派君山寨主至上院衙，喽兵还小孤山去。大人回上院衙，拿住王府兵丁收有司衙门，所有死去之人，在城外挖坑埋在一处。王府内各处门户封锁，外面派地方官把守。大人回院衙